

杀无赦

〔台湾〕

柳残阳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1册

目 录

第一章	忠、义、黑杀手	1
第二章	险、簿、人世情	14
第三章	善、恶、阎王判	29
第四章	狠、准、渡心指	42
第五章	追、逃、胭脂虎	54
第六章	泼、辣、小娇娘	79
第七章	酷、毒、善畜行	92
第八章	巧、灵、眼前报	106
第九章	憎、恨、强所难	119
第十章	软、硬、笑里刀	133
第十一章	诚、真、道义交	147
第十二章	狼、狈、互为奸	161
第十三章	正、邪、难两立	175
第十四章	利、节、不能全	189
第十五章	夜、寂、小精轩	200
第十六章	仁、恕、大丈夫	210
第十七章	惊、释、英雄胆	222
第十八章	正、义、真好人	241
第十九章	奔、追、赶尽绝	256

第一章 忠、义、黑杀手！

黄昏，夕阳如血，在西山的那边展露着半张醉汉似的大红脸，晚霞带着一抹怪异而诡谲的紫酡灿金洒映大地，没有一丝风，天气燥热无比，这是个燥闷的黄昏，有着六月酷暑天典型的汗腻味。

眼前的小镇也显得那么沉翳而懒散，任什么全泛着三分闷恹恹，黏涩涩，有气无力的韵息，白天的热良与高温尚未散去，夜晚的清凉正待到来，燥得慌，就连喘口气吧，也都是那般汗漉漉的了……。

小镇只有东西大街一条，如今街上没有几个人在逛溜，差不多家家户户全撑着遮凉的布棚于门窗之外，要不，就是垂挂着竹帘，没有谁情愿在这白天的热尾巴尚弥漫未散的当口出来挨蒸。

嗯，没看见在街口转角处李寡妇那片酒肆门外的两条癞皮狗？也仍还拖着骨头在磨蹭着呢？……

青布帘子一掀，李寡妇店门里走出来一个瘦瘦高高的朋友，这人穿着一身玄湖色调衫，下摆却掖了一半在结着黄穗子的绞丝腰带上，那模样，显然有点痞气，他像是灌多了老酒。

走起路来有些摇摇幌幌，一张微带麻点的长脸上也赭赤泛光；出了店门，他眯着一双醉糊糊的老鼠眼左右一溜，飘飘然的朝着街这边摇摆着走来，一脚高一脚低的，嘴里还哼着那

种俚俗不文的坊间小调。

于是，就在他刚刚走到一条深黝的小巷前面时，巷口已忽然窜出来，一个矮壮结实的汉子，这人行动矫健迅捷，横眉一道紫疤，更是显得狞猛无比，他一个箭步拦在这人跟前，语声冷沉的道：

“你是谢沧州？”

这位身着长衫的仁兄不由骇得一机伶，他“蹬”的退后一步，手抚胸口，双眼大睁，结结巴巴的道：

“我是……呃，是谢沧州……”

对方毫无表情的朝暗巷一指，道：

“进去，有个人想见见你。”

竭力定了定神，谢沧州稍微恢复了点胆量，他不由提高嗓门道：

“是谁要见我？为什么不站出来朝面？还有，我也不认识你，犯不上听你支使，我要到那里全由得我自己，光天化日之下，莫不成还能——”

他蓦地将余下的话尾噎住了，对方已经将一柄锋利至极的匕首顶上了他的肚皮。

而且，由这人冷酷的神色与泛亮的紫疤看起来，他是那种可以毫不眨眼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物！

一腔酒意业已全化成冷汗涔涔流淌，谢沧州面色变青，嘴唇发白，他颤栗着，惊恐的道：

“这……这算什么？我与你素昧生平，根本毫无恩怨可言，你你你……又何苦用刀子指着我？

那人黝黑的脸膛上是一片冷漠，他道：

“进去！”

“朋友……呃，可是有人指使你前来对付我的？没关系，我付你双倍价钱，只要你抬抬手，放我一马……”

顶在他肚皮上的匕首突的向里挺了一点，谢沧州全身一僵，张开大口就待呼叫，但是，当他的目光在一刹间与对方相触，却又立即打消了这个主意——那紫疤客的眼神是森冷的，漠然的，也是寡情的，谢沧州亦是见过不少世面了，他知道这一类的人——几乎全是铁铸的心肝；他如果想呼叫，这人会毫不迟疑的将手中匕首送进他的肚皮，甚至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目光恐惧的望向自家肚腹，那里，业已有一丝血迹渗出，谢沧州抖索着，有些晕眩的呻吟：

“老天，你刺伤我啦！……”

紫疤人生硬的道：

“我不再说下一遍了，你进去么？”

痉挛了一下，谢沧州不敢不依，他畏缩着，脚步踉跄的向暗巷中行去，后面紫疤人亦步亦趋。

进了巷子才几步远，谢沧州已发现一条人影有如鬼魅般持立眼前。

那人的身材是适度的，稍稍显得有点瘦削，他有一双浓密而斜飞入鬓的眉毛——像两把倒挑的刀！挺拔的鼻梁，一张略嫌削薄的嘴唇，因为紧抿着而形成一下垂的弧度，最令人震慑的是他那一双眼睛，乌黑深沉，冷酷锐利，像两潭幽邃无底的湖水，也似两股直透人心的利刃。

除了这些能以形容的以外，那双眸子里，更似含蕴着一种隐隐的，无可言喻的落寞意味与孤独韵息；他的肤色是微黑的——那是习惯于长久奔劳的生活所留下的痕迹，加上他唇角的纹沟，眉稍的细褶。

这些，便汇合成了这人给予任何见到他的对方一个印象：倔强、孤傲、坚毅，却又有着无比的智慧！

他一袭黑色紧身衣，外披黑色绸制大氅——纵然如今的季节是不适于再披大氅的；一柄黑骨把手，黑色皮鞘的细长利剑便那么懒懒的握在他左手上，现在，他正用那双深沉的眼睛，淡淡地打量着对面的人——谢沧州。

谢沧州方觉全身冰冷，心往下沉，他后面，那紫疤大汉已恭谨至极的向那黑衣人禀报：

“关大哥，这家伙就是那姓谢的。”

惶悚着，谢沧州业已明白了一些什么，他惊怯的道：

“看样子，二位全是武林中的好汉了？呃，在下谢沧州，说起来与道上同源也多少有点瓜葛，在下的表叔陶柱是‘安城’武馆的总教头，人称‘滚陀金叉’，在下的内兄是‘女真教’派驻本地的大头领，有名的‘矮脚狼’韩光仁，这两人大约二位也该有个耳闻吧？其实在下……”

黑衣人带着些烦倦意味的皱皱眉，他的语声是幽冷的——就像冻得过硬的冰，还有那么几分铁铮铮的刚烈：

“你所提的这两个人，谢沧州，并帮助不了你什么，也并不是说你有了个当总教头的表叔与做大头领的内兄便可以任意奸杀人家的妻子了！”

斗然间，这谢沧州脸色大变，冷汗滚滚，他窒息般叫道：

“什么？你你你……你说什么？”

黑衣人淡淡的道：

“在离这里不远的‘丰村’里，有一家姓李的农户，只得老两口子与小两口子，本来生活得满惬意，但有一天，大约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你趁着李家两个男人到邻村做客的空隙，

便摸进人家屋里强奸了那个小女人，为了怕她泄出真象，又杀了那小女人灭口……”

谢沧州全身颤抖，牙齿互磕，却卷着舌头呻吟：

“胡……说……胡说……皇天的冤枉……这是皇天的……冤枉啊了！……”

黑衣人漠然道：

“就在你扼杀了那可怜的小女人，正待翻窗逃跑的当儿，却被她婆婆看见了你的形迹，她认出是你，也拣到了一条染有秽物的里裤，上面绣着你一个单名‘州’字，但你却跑掉了。”

谢沧州面容扭曲着，急喘着道：

“李家这一窝子混蛋冤枉我，诬赖我，还告到官里，但你可以去查，衙门开堂审案三次，却判了我无罪……”

黑衣人厌恶的道：

“这是一种小把戏，谢沧州，衙门上下全叫你们给打通了，你是本地周围百里的第一财主，更有个地头蛇的内兄，有钱有势，这场官司那有不赢之理？可是，你却忽略了一点？”

谢沧州惊恐的道：

“那……那一点？”

“还有个你们打不通的地方。”

双眼恐怖的大睁着，谢沧州哆嗦着道：

“你……你是说？……”

黑衣人用右手的大拇指点点自己胸口，道：

“悟生院。”

像见了鬼似的蓦然跳将起来，谢沧州惊惧至极的哀呼：

“什……什么？你……你们是悟生院的人？你们是这群职业杀手的一份子？老天啊……”

后面，那紫疤人冷冷的道：

“你该感到无比荣幸才是，为了你这件小事，本院的首席杀手关大哥躬亲出马侍候阁下呢。”

谢沧州抖索着指向黑衣人，面色灰败的叫：

“那……那……么……你就是……‘果报神’关孤了？”

黑衣人——关孤，毫无表情的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么？”

谢沧州气急败坏，双手乱摇，惊恐莫名的叫道：“关……关大侠，关壮士，李家给你多少钱？我加倍给你，甚至十倍付你，只要你高抬贵手，我马上就给……”

关孤冷漠的道：

“‘悟生院’有一条规矩，同一桩事只收一方的报酬——那先找到我们的一方；现在，这桩事上是晚了一步了，便算你千百倍超过那第一个顾主，我们亦无能为力。”

他顿了顿，接道：

“何况，这其中还有点道理，谢沧州，这道理是你失德了，虽说我们为了钱做事，有些时却也需要衡量一下道义。”

谢沧州惊惧得过度了，他迷乱的尖叫：

“你们敢？你们谁敢？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势，我表叔是‘滚陀金叉’，我内兄是‘矮脚狼’韩光仁，我是本地首富，凭我的身份玩一个臭女人有什么大不了？谁叫她哭闹？谁叫她辱骂我？要胁欲告发我？你们是什么东西？胆敢算计于我？你们如果动我一根汗毛，我就叫我的表叔内兄活剥了你们！”

唇角轻轻牵动了一下，关孤似是有些厌倦的道：

“如果你还有机会，当然你可以这样做。”

这时，他的双眸中闪射出一股异样的冷硬神采，啐了一

声，他道：

“姓谢的承认了，李发。”

谢沧州直觉的感到一阵恐惧与寒栗，他退后一步，方待开口大喊，后面，那叫李发的紫疤人已其快无比的猛一下子将手中匕首戮进了他的背心！

蓦地僵立在那里，这股突来痛苦使谢沧州连双眼全瞪直了。

他两手紧握如拳，脸部的肌肉波动，痉挛。咬着牙，嘴唇缝里滋滋吐着气，那模样，好不惊人！

低哼一声，紫疤人李发又俐落无比的以左手拍右肘，身形半旋，锋利的匕首便洒着一溜鲜血拔出，匕首的寒光与猩赤的血迹相映，印在人眼里，似是一声听不到的凄厉号叫！

谢沧州喉咙里涌起一阵咕噜噜的痰声，全身剧烈的抽搐着，就像一滩烂泥般缓缓萎顿倒地，背后伤口血流如注，他的两眼也全都翻了白！

摇摇头，关孤冷清清的道：

“李发，我已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下手的时候一定要从正面，不要背着对方，否则日后传将出去，还叫人以为我们老是抽冷子暗袭呢！”

李发黑脸微红，呐呐的道：

“这家伙窝囊得紧，从前面下手，我怕他会耍赖……”

关孤硬板板的道：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其他问题由我来操心！”

吞了口唾液，李发恭谨的道：

“是，大哥。”

用左手握着黑犀骨剑把子，轻摩着下颌，关孤瞄了瞄蜿蜒

地下的谢沧州，低沉的说道：

“这小子‘摆横’了，李发，你出手还算干净。”

李发露出一口白牙笑笑，道：

“吃这行饭十年来啦，靠的是这一手，大哥，假如动作还拖泥带水的话，‘悟生院’的禹老板不早就叫我卷铺盖了？”

将剑柄依上肩头，关孤淡淡的道：

“夸不得你两句，一夸你就晕头了，走吧。”

说着，他自己首先转身朝着反方的巷尾走出，李发却自怀中摸出一只银闪闪的精巧小棺材来，往谢沧州的尸身上一丢，然后急步跟上。

转出巷尾，便来到街道的尽头了，这里有一家小杂货铺。

一黑一白两乘骏马就栓在杂货铺外的栏杆上，李发抢上一步，朝杂货铺老板打了个招呼，解下马缰牵到一边。

关孤翻身上了黑马，李发自己则跳上另一乘白驹，两匹铁骑迎着夕阳，沐着晚霞，扬尘疾驰而去。

鞍上。

关孤轻轻用手指抹去眉心的汗珠，凝注极西的夕阳，面色沉黯而冷木，仿佛在寻思着什么。

而一片带着凄迷韵味的紫酡晚照，便洒在他俊逸又幽邃的面容上，衬着他飘扬的黑髻，便显得他更加飘幻与落寞了……。

紫袍李发谨慎的跟在后面，他一会窥探关孤的脸色，一下子回头瞧瞧业已落在迷朦暮霭中的小镇，噤着声不敢吭气。

关孤冷寂的道：

“用不着再回头看了，李发，那地方并没有值得留恋之处。”

干笑一声，李发策骑靠近一点，道：

“关大哥，我在想，当那‘和田镇’上的人们发觉了谢沧州的尸身之后，还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关孤平静的道：

“一个鱼肉乡里，仗势欺凌人的恶霸死了，你以为那里的老民们会是种什么样的反应呢？”

李发笑道：

“当然是额手称庆，大快人心了！”

望着悬于马首侧旁皮套中的长剑，关孤道：

“大约是不会错的。”

顿了顿，他又道：

“老实说，李发，我们今天偕身在‘悟生院’里吃这行饭，尽管禹老板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顶着‘伸义报冤’的帽子，却总然脱不了杀戈，脱不了血腥，整日价与伤生残命的行径打交道，和阎王判官抢生意，日子久了，连脑子想的，鼻子闻的，也全都是那般腥膻膻的了。”他顿了顿，若有所感地接道：

“我们既然脚踏进这个泥沼，要想拔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进退之间是何等的艰难，我们便只好消极的做到一点：‘心安’。换句话说，就算我们脱离不了这种舐刀头血，玩人命玩己拿命的生活，至少也不能滥杀无辜，迫害善良，即便杀吧，也要杀些恶人，宰些歹徒，不可唯利唯益，六亲不认，更不可以昧着心肝，连道义仁恕全不讲了一……”

李发黝黑的脸膛上涌起一片忠憨赤诚之色，他正容道：

“这些我全省得，尤其是关大哥你平素的训诲，一向的教导，我都铭记在心，而且一体遵行，在‘悟生院’十余年来，我从一名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承蒙大哥一手提拔，到今天成为院中

的二级头领，更由大哥你擢升我为你的副手……，这等厚恩大德，全乃大哥所赐，大哥的言行思想，也就是我的言行思想，大哥朝那里去，我宁死也跟着不回头！”

关孤吁了口气，道：

“你能记着我的心意，也就够的，别的却无庸惦念。”

玩弄着手中的皮缰，李发低沉的道：

“大哥，难怪有很多次重要的买卖由钱师爷传交下来你都不肯接受，甚至还当场给钱师爷下不了台……”

关孤冷冷的道：

“姓钱的老小子仗着是禹老板的大舅子，作威作福，傲气凌人，别人仰他的鼻息，争着巴结他，我可不理他那一套！”

李发笑道：

“大哥所拒绝接受的那几次买卖，大约全是些失德曲理的歪生意了？”

关孤点点兴，道：

“差不多，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每一次有生意交下来，只要指定是我办，我就一定要追根究底，问清楚来龙去脉，直到自己认为不亏良心了，才接下来办……”

他望了李发一眼，接道：

“否则，只要有一点不对劲，我就立即推辞掉，我刚才说过，这种生活过得业已冷酷、寡情的了，既是脱离不了，干涉不住别人，至少，自己也须要求个心安理得……”

微微一哂，他又道：

“我知道修伯这老小子对我十分不满，背后讲了我不少闲话，在禹老板面前，更是找空就攻击毁谤我，而说穿了，禹老板对我又如何？他也并不喜欢我呀，但情势所逼，他又不得不迁

就我，容忍我，他亦明白，‘悟生院’之所以有今天的根基与局面，我姓关的可是有大把血汗洒在里头！”

李发颇有同感的道：

“大哥，谁也知道‘悟生院’在最早开创之初，只是个蹙处角偶的小小组合，毫无名望可言，直到大哥受邀加入，才声威大振，一日千里，固然‘悟生院’是禹老板手创，却是大哥你将它撑广起来的。”

他吞了口唾沫，接道：

“况且，听说有一次禹老板与大哥你共同外出做一票买卖时，因为消息失真，中了人家圈套，禹老板身陷重围，几乎丧命，还是大哥你拚死冲入将禹老板救出来的，那一次，大哥你还负了重伤呢，就凭这些血汗功劳，禹老板再对你怎么头痛也只有认了……”

神秘的一笑，他又放低了嗓门道：

“此外，大哥，以你这身惊鬼泣神的本事，禹老板亦不能不让你三分……”

关孤摇摇头，道：

“话不是这么说，我与禹老板好歹也有十二年的交情了，双方互相容让是应该的，谈不上谁的本事强，更不能说谁含糊谁，至少，形式上他总还是‘悟生院’的魁首，只要不太离谱，我一直尽量尊重他的意见，听从他的谕示，以前的种种，我根本再懒得去提了，他能想着自是最好，要不，忘了也罢……”

轻喟一声，关孤目注满天的残照，悠然又道：

“看，如今，想想以前，多少令人有点感慨，‘悟生院’行事的宗旨业已变质了，在往日，可的确抱着‘替天行道’，‘伸义报冤’的目地去作为，那段时光是多么的纯真笃实，诚挚可喜，但

今天，你看吧，任什么丧天害理的买卖也都接，任什么失德曲义的生意也都承受，只要能拿钱，不管有理无理，掺杂进什么邪恶，也一概不问，一概不论了！”

李发沉重的叹了口气，道：

“可不是，大哥，尤其是‘真龙九子’加盟之后，简直就更是善恶不分，天翻地覆了，这九个人似是有些心理不正常，嗜杀若命，好像什么买卖都无所谓，只要教他们有机会杀人就行，而他们九个人的那种跋扈劲，也和他们的嗜杀狂差不多，全院里，我看他们除了对禹老板和大哥你还存着几分畏惧外，就只对老板的姘头‘玉魔女’程如姬规矩点，其他的人，像全不在他们眼中了？”

关孤冷淡的道：

“当初邀他们九人入伙，全是禹老板的意思，我一直就没有赞成过，如今我和老板搞得面和心离，这九个人就更加得宠了，至于程如姬这婆娘，典型的冷血蛇蝎，我想不通禹老板当初是怎么和她姘上的，她雀占鸠巢，现在连老板的元配钱夫人都退避三舍，奈何不得她了！”

李发抽抽鼻子，道：

“大哥，据我看‘双环首’夏摩伽夏大哥似是也蛮苦恼的，整个院里，大概也只有他和你谈得来……”

关孤点点头道：

“今天的‘悟生院’，假如说还有一个正直之士，那就是‘双环首’夏摩伽此人了……”

李发忙道：

“不，还有大哥你……”

关孤笑了笑，道：

“巧嘴!”

他忽然又道:

“对了,李发,你看禹老板的贴身护卫‘七头骷髅’黄甲这个人怎么样?”

“嗤”了一声,李发道:“他只是一头忠实的狗,除了禹老板谁也不相信,禹老板就是他的主宰,是他的灵魂,像是他活着全为了禹老板似的,这个人武功高强,性子强悍,但却是个不用头脑,不分善恶,惟主子马首是瞻的蠢东西!”

关孤冷清的一笑,道:

“骂得好,李发,看不出你还颇有点判断力!”

李发笑道:

“过奖了,大哥。”

蹄声清脆而单调的飘扬在暮霭四合的田野间,这条土路便一直蜿蜒向前,伸展在茫茫的云天尽头,从马上看过去,除了远处隐隐的山脉,就只有周围寂寂的迷漫荆野,游散在大地的那片紫蓝色烟霞,也都是那么冷清清,孤零零的了……。

关孤沉默了半晌,喟然道:

“好一个寒冷的夏。”

第二章 险、薄、人世情？

李发舐舐嘴唇，小心的道：

“大哥，寒冷的夏？”

关孤寂然一笑，道：

“你不明白？”

李发打了个哈哈，道：

“还请大哥指点。”

关孤低缓的道：

“这是一个人心境上的感受问题，夏天原本酷热，但那却只是表面上的，在我眼里，它就显得不大一样了，热得冷森，热得孤寂，热得茫然，又热得苦涩，感觉着它是热的，但又何尝不热得那等寒凛与淡漠呢？

他摇摇头，又道：

“这好有一比，李发，当你处身在一个热闹嘈杂的场合里，往往你也会觉得出奇的孤单及冷清，仿佛那些喧嚣并不属于你，你隔着身边的人群虽是那么接近，却好像离着老远，似是独自走在深山荒径上一样……”

李发苦笑道：

“我可领悟出一些大哥心头的感触，但是，大哥多少年来，你不觉得你过份离群了么？正好像你的名字——孤，你总是孤零零的，寂荡荡的，喜欢独来独往。独往独处，在人们之中，你

有如一只野鹤，飘忽又高远，就算有人想攀扶你一把，手也伸不到云里呀！……”

关孤淡淡的道：

“我自小孤独惯了，不大愿意凑热闹，那些场合会使我觉得无聊又拘束，远不如一个人悠然自在……”

李发道：

“大哥，有时候，你不觉得闷？”

关孤裂嘴轻笑，道：

“寂寞是一种享受，能清静下来独处于自己心灵的天地里，乃是件最为优美奇妙的事，在那里全是自我，一切俱真还朴，没有丁点世俗上的虚诈险恶，任精神舒展，魂魄徜徉，无物无未，悠哉游哉，李发，这种滋味是至高无上的，安宁极了，也清幽极了……”

李发耸耸肩，道：

“难怪有几次我怕你闷得慌，特去陪你聊聊，每次都让你在那‘自家心灵天地的神游’中将我蹙了出来！”

关孤安详的一笑道：

“我知道你多少了解我，不会为忤的。”

李发忙道：

“这个当然，我又怎敢对大哥你不满？”

眉头忽然皱了一下，关孤道：

“快傍黑了，今晚赶得到‘牛家寨’么？”

李发打量了一下地形，道：

“紧赶一程，到达‘牛家寨’该也不会太晚。”

他吁了口，又有些劳骚的道：

“咱们禹老板也太不体谅人了，一次出来就叫我们办两件